

中說
風俗通義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署



Vertical text in a decorative frame, likely a title or a section header, written in a stylized font.

Vertical text in a decorative frame, likely a title or a section header, written in a stylized font.

中說序

功微而道亦見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也半矣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為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峙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篇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為中說之序又福峙於仲父凝得闕子明傳凝因言闕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闕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於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俎帝閭悠逸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傑註釋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因為引註以翼斯文委前聖為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誇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子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陸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平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

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庶髮鬚其端乎大哉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為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

阮逸序

中說目錄

卷上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卷下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中說卷上

隋 龍門王通著

峽江邊秬游校

王道篇第一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項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感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通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觀成訓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

微也吾得皇極讚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微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微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益其志矣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夫人之意其否而不文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泣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天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而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卓哉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曰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子聞之曰疑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

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賈瓊習書至桓榮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天實監爾能以揖讓終乎繁師元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苟作也趙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靖君亮問扈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救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平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宜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物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忽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只是乎子曰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汨彞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通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裴晞問曰衛

矜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與人談則及元遂未嘗
臧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子曰恕哉凌敬視人之孤猶己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
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薛收問至德要道子
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
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子曰吾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闕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
壯矣又何如馬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見劉孝標絕交論
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天地篇第二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子曰義也清而莊
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元齡志而密微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宏叔達簡而
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為
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且羨子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
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
吾上陳應劉下沈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久有端序音若墳窟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
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之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
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
哉必也濟乎義肉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

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疑也挺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天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今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察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牛宏子曰厚人也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一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彞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與其當隋之季世皇象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動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為心乎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

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怒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久矣詩書可以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濶不可格於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於下如有用我者吾且為周公所為乎子燕居董常實感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衷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以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賤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微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使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絕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蕪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

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諉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為可也或問魏孝文帝子曰可與興化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寬者或費日也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事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事君篇第三

房元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房元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極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楊素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楹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實國掌命視民如傷奚為不終實威好讓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北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違違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急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遂房元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之清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益從之乎子曰吾與子不相從久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知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

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
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懷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
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
急以怨是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
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潘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茂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
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畧我於
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
乎恪者不妄散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謂達
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元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
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遠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下
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歡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
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
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縣
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焉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愛而散其人蓋傷
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
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
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
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

矣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不迨中者也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絺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下吾於詩書也下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子聞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子宴賓無貳饌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隣里鄉黨為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重為靈則不從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曰曰奚適而無稟口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佞若愚似鄙今人以為耻我則不耻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

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養之餘融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公且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甯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周公篇第四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子曰聖人之道其高也潛其弊也寢寢寢寢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温彦博問稽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房元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子謂武德之無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無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善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豈能正乎成王終凝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益傷之者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

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相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主猛之所為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太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一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其明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元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達其書之所深乎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子遊太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蓋官平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子曰誠哉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言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

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令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宜積於不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董常歌鄢栢舟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邲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璣履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不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子謂姚義能文或曰簡子曰所以為能也或曰廣子曰廣而不溢又所以為能也子謂晁厓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直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也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曰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臧我思不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于毫而遣之既而曰玉帛云乎哉子謂房元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元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方乎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好奇尚怪蕩而不正必有不自之心應之薛宏請見六經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公諧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矣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子曰我未見好臾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臾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男子曰必也義乎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

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楊元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問易篇第五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宜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是言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生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遠矣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文中子曰事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惟道所存以天下之心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王乎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且因宜取類無不經乎洋洋乎臯叢公孫之對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己南面而已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有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

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直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指燈爾子讀洪範讜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鄧暉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采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且得變化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且得仁義之幾乎子曰處貧賤而不懼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見續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泣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子見耕者必勞之見王人必俛之鄉里不騎雞初鳴則盥漱具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邇人乎志其慚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謫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其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薛收曰純懿遂忘乎子曰人能宏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子

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管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於隍矣賦免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子曰好動者多難小不忍致大災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墮者智之功也子曰伎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詔兩漢之制燦然可見矣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文中子曰強國戰兵弱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薛方士曰違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或問韋孝寬子曰幹矣問楊愔子曰輔矣字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賈瓊為吏以事楚公將行子饒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況乎利而諛之無問其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與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拓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責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鳴呼斯則

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中說卷下

禮樂發爲第六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子謂任薛王劉徂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曰黎名索實此不可去其為帝實失而名存矣或問謝安子曰簡矣問王導子曰敬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繁師元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子曰恭則物服懇則有成平則物化子曰我未見乎者也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禮豈為我輩設哉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為美也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為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薛收曰讚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孟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狡乎逆上吾不與也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故賢人攢於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可不謂有志之主乎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子曰

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邛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闕人以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敘彝倫矣子出自蒲關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避我生民也子為之宿翌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辯上下定民志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曰曰此之謂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家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子失禮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修於家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動而不厭者乎聖與明吾安敢處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未若不見而存者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頽如也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虛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遠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去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鼓鼓入于河擊磬襄入於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子之夏威時收執義後遇收者問塗焉收

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益默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也不有言者誰明道乎子不相形不禱疾不卜非義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幸福不避死義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温大雅能之處貧賤而不懼魏徵能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亂世羞富貴實威能之慎密不出董常能之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叔達出遇程元實威於途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子曰自太伯虞仲以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曰遁世無聞其避世之謂乎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且衰世之意乎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守令勸吏息役董常聞之曰吾知夫人行國矣未嘗虛行也賈瓊事楚公因護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乎而無為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

述史篇第七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温彦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實其然乎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

則也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功而不怨乎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瑾之盛心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秦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其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嗚呼堯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泯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畫畫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郵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本不足稱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殫也或力不足者期止矣裴晞問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焉知後之視今不

如今之視昔也温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
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嚴馭馬自保不足以發也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何足及政
抑可使備員矣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雜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內中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文中子離席
而拜曰敢賀大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頰綱子將之陔門人從者鏘鏘焉被
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子謂賀老弼曰壯于此而已矣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
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王孝逸謂子曰蓋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
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
亡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不可與共憂可與
共憂不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
矣其孰能為此哉至初九曰吾常之矣又安行乎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倣天
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程元
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始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居而安動而變
可以佐王矣董常之喪子赴洛道於汚也主人不授館子有饑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
而竟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懼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賈瓊讚絕人事子
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文中子
曰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
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憚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
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

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平易不云平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亡矣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保終榮寵不亦宜矣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廢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魏相篇第八

子謂魏相直漢相識兵略達時令遠乎哉子曰孰謂齊又宣膏而善楊遵彥也謂孝文明吾不信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汗其迹可謂遠刑名矣人謂不密吾不信也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聽而不聞有是夫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倂曲而不抵曲而不倂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實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姚義曰其軍既載乃棄爾輔實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詎人徒生矣賈瓊曰天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讚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母欣欣然其行事也父母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母恬然若無所思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馬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

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董常曰天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張元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元素出于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况躬親哉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丘乎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聞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吾未見勤者矣蓋有焉吾未之見也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子謂北黃山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房元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元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解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勝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房元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虞世基遣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逆竊比我於仲舒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文中子曰凝滯者智

之蝥也忿憾者仁之勝也繼恠者義之靈也子曰元經之專斷蓋縕於天命吾女敢至哉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賈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賈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子續婚禮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詭俗姑存之可也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子讀說苑曰可以輔教矣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顙頰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關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抱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偽靜詐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也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問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子謂收曰吾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勳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子曰火

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子讀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是以君子思以下人芮城府君讀說苑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子以進物不亦可乎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故言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意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應直醜正疑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咨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無挺無許無固無抵斯之謂側僻民用僭惑無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惟狂克念斯非樂乎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立命篇第九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遂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無數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而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且臣也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羨焉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磨焉能無咎焉能不違繁師元聞董常賢聞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師元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

聞諸天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其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觀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道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經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豈其深乎而直其深乎子聞之曰桃子得之矣子曰識寡於高德豐於才斯過也矣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愚者非耶吾獨奈之何因賦黍離之卒章入謂門人曰五文三覺劉峻亦知言哉房元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矣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為政而何有如晦出謂實威曰黨人容其誣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志書不及太熙褒貶不及仁壽叔恬曰何謂也子泣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歎義生於豐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人知飲食不知葢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澤灘朴散其可歸乎子曰人能宏道有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敗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甯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為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云夫子之道行

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或云淳朴不可歸哉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哉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易曰直方
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賈咸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
不知子曰大推或幾於道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
生傳則幾於閉關矣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道也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而三
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焉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
遠則宣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者
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嚮禮接焉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
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
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
三才之蘊子曰至哉平問天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
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子曰射以觀德令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
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
言不服人之身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子曰大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焉乎索化列之
以政則蕃君比之矣元經何以不興乎房元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
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道從師無常誨
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甯不
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元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或問闕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亮闕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姚表困於窶房元齡曰傷哉窶也蓋請乎姚表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况為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子曰雖適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上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闕朗之筮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逆章志正歷數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知知治而受職古之道也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應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曰子光得之矣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况君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子曰政猛靈若恩法速靈若緩獄繁靈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靈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奸之府也裴臨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與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信顏氏知之矣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積帝典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後危邪也

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麓是稜則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陛下直帝也無踵偽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魏永為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甯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也門人竇威賈瓊挑義受禮温彦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疑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太原府君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子之後不達於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太原府君曰疑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疑也權則未而可與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及退則鄉黨以穆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暑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方非其祿未嘗衣食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輪臨官計曰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友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群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馬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

識

右王通中說上下二卷凡十篇通考作文中子十卷蓋以十篇即為十卷而謂之中說者為與門人對問之語而薛
收姚義集而名之者也自唐世李翱劉禹錫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之徒皆重其書至宋柳開孫何益振而張之而
鄭毅夫吳公武王明清陳龍川諸家論其得失又有數端其一謂文中子隋末大儒何以歐陽文忠宋景文彥唐
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且書意偽作未必有其人其一謂與李德林關朗薛道衡相見問答按之文中子出處年
歲俱不合則謂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皆其門人亦未足信其一謂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
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皆不可為訓洵如諸說非偽則妄然則文中子之人
與書且將無所取諸乎取諸程子朱子之論而已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為人傳會不可謂
全書其純粹處殆非荀楊所及朱子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其著書之意亦姑註空言以自
見不若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是可知所折衷矣若玉海云此書原有杜淹及阮逸序而通考
及叢書本俱不載蓋失傳久矣汝上王謨識

風俗通義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麟訓註說難轉柏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眾所共傳積非習貴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觀諸侯見百年命太師陳設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麗也張竦以為縣諸日月不刊之書子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願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為齋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日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愚所共洽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漢泰山太守南頓應劭撰

風俗通義目錄

皇霸卷一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正失卷二

樂正后夔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封奉山禪梁父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

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五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行禮卷三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宏農太守河內

吳匡 河南尹太守羊翻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

徵士豫章徐孺子

過譽卷四 長沙太守汝南鄧暉 司馬穎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

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十反卷五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暉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鄧朗伯 巴郡太守 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

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穎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 胡伊伯 宗

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侏 蜀郡太守穎川劉

聲音卷六 商 角 宮 徵 羽 唄 笙 鼓 管 瑟 磬 鐘

祝 琴 空侯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竿 簧 箏 箎 簫

籟 菝 荻

窮通卷七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穎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祀典卷八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菱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臙 臘 祖 楔 司命

怪神卷九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城陽景王祠 九江遠

道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魄

持其家

世間上者多有見神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出

血以為怪者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山澤卷十

五嶽

四瀆

林麓

京陵

止墟

阜

培

藪

澤

沈沛

湖陂

渠溝

洫

風俗通義卷一

漢汝南應劭著

應山陳嘉猷校

皇霸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聖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重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盛炤炤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哲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揚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不違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宏也含宏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虛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取鑽木取大炮生為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燧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尚書大

美鬼

風俗通義

傳說遂人為遂皇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粳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網罟以佃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文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自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醴美鬯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乎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追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閱太王王季皆見追號豈

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緞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撥也昌也言其權除不軌改毫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

五霸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

謹案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豸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卒成王室責疆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數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蠲五石先著其異履軍殘身終為傑矣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為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鐐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謂女清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

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為羊其後有鬻熊子為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
王懷王佞臣上官子簡奔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為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為秦所滅
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顛項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
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人據三公出為一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為所煩勞不舍卿亭止於棠
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
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為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窄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
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為姓韓
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違陳嬰之義為晉名卿實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矣五
世稱王到王安為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為姓其裔孫曰畢
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
以從盈數以是有眾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為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
周穆王為御驂騶駢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為姓子叔帶始生周事
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子問扁鵲曰血脈治
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
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耒老而死霸者之子且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
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王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
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於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
之中能死有罷來我射之中罷死帝甚喜之賜我二司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獲大日及女子之社也以賜

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鬼之西亦不能存也董安子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能罷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能罷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苟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天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天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天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竟為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厚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三節莫通為我以是遺趙無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髭鬣大脰修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於林淵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為所滅此童謡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為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地於負擔君之惠也

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達官諺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
臣卜其書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
國始食田采姓田以馬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
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賈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步
入臨淄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亡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
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恃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
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赫之屬為
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
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
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復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
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雷之蕭條混壹海內為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
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責有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彊兵良謀雜襲踵繼每輒挫衄亦足以祛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
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躬奢肆欲力役無厭毒
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阼四海又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

王矣

風俗通義卷二

正失

孔子曰眾善為必察之眾惡為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眾口鑠金積毀泮骨久矣其慮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厚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五室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匱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關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即没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鬚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王亦當上封則

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赤尅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元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尅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壇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纒纒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纒纒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後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詞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為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没石乃止暴病而死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没石中馬蹄迹處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偽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壘處尅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匱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為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覺之日不能感至百年詩云三石在天論語曰古賢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道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為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

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爲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止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子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即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為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父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揚雄以爲虛義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謹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為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尉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為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為感應於是遣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出於期之首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為其父所戮手足已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惜也故問閻小論飭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禮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為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及即位為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為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為皇太后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同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為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常相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裨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俾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后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為皇太后薄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尚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于深矣

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俘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憊是時大
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
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為孝元
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
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震動毀壞民廬舍
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清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南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蟲文帝下
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言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助百姓之
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為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
耆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愆小
疵耶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頗
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為邊將而祖諸人皆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
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為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
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為御史大
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
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
太中大夫郁通以優幸吮難瘍農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為
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罰龍韁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翫是時
侍詔賈山諫以為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

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疎遠遷為長沙太守既之宮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
關葦尊顯佞諛得意必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者所想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宣帝向曰中
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欽震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賈服四
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
不傷其意羣臣無大小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
則以為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
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
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天下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
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幾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為如此及至世間言
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為代王徵當即位後期日為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為前殿
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為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
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為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
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案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街鬻者
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歲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
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

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蓄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茂始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諾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眾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固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為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為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尅皇帝壘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宏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國除為九江郡親伏白刃與眾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形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効向大辟繫

須冬獄凡湯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鳴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穿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鷄豚今數為民害者各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弃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為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二十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闢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為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祚明報應宜不為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倭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宜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為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為字

謹按元服名賀南人也祖父名原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為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為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

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
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為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祀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
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為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
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為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豈肯收舉表元服功德爵位子孫魏魏仁
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
政宜有異乎答曰齊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為鄉里超然遠覽何為過聆晉語簡在心事
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
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戴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卷三

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為其可傳為其可繼賢者俯就不首跋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
愈子路喪殊墓而不除仲尼以為大譏況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論語不為禮無
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
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夫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
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
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真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據燉煌宮度為師太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人乃為制杖周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天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為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已澄灑酒以養姑舅契閭中饋經理暨垂統傳重其為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恩啁噍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尚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為矯情偽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恃哉太尉山陽王翼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宏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為敏達為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為司空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宏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為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按選豈得復為君臣者耶今與瓊其是矣劄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嫌疑匡和解讐德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官軍喜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孟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皆言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

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哀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太山羊翽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于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翽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于晏慈復為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母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哀謂君不為子衡作吏何制服曰眾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令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愆古有吊服可依其制因為裁編冠帽袍單衣定大為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蔡母廣明感嘉是焉

謹按禮為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為臣使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翽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為文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獄一郡朦朦焉莫不愍哉由鄙人失兄子準為之哀雖失於子衡歸於晏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不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贊用膳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鴛鴦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其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粟或問之此粟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矯孔子疾時貪味退思狂狷者有所不為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覆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但去鄉里居候以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為議即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術術間閭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與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怪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友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業

聖絕知避世保直當寬深止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者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傲誑世耀名辭細即巨終為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子肩肩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為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復踰拜且頭不着巾身無單衣足常不踏食止壇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踰若異域下牀閣拜遠於愛敬者矣袒戴崩隨又不得送遠於哀感者系帛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于路殺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為高斯亦倖倖鯉超而過處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為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既葬負笈并涉齋盤齎哭於墳前孺子瑛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瑛大怪其故遣瓊賔生茅李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追喪者既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渡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已顧義報乎哭齎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案問勞子瑛子瑛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僅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儵忽甚於路人昔駭傲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為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何為哉

風俗通義卷四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為德甚至已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許以為直隱以為義枉以為厚偽以為名此眾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到惲君章少時為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欽臨饗禮訖教曰西都督郵縣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氏則惠黎民懷之盜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后吏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旣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惡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拜奉
旣歛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為上狷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暴謫露言罪之大者而歛於饗中用延為吏以紫亂朱大妨天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旣彊歛可行也今惲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為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惡並作此為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君躬矍相之圃三哲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士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教化之至延姦豐彰者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為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為高不因少以為多况創病君父以為己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為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效式好干上怵伎以求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穎川韓稜少時為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與子嘗出教欲轉從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與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史病百日應免所以

卹民急病懲俗通慝也今與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為樂而以黔首為憂位過招歿靈督其豐風疾恍忽有加無殫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二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為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與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汨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大原周黨伯况少為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雙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讐到與卿佐相聞期關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先拔乃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復與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即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况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身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讐者謂為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為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為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倉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負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即焉出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他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為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為官速誘當便入傳引貝詰問糾其賊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且且非為已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舉劾以為輕威捐命坐之刑默今茂泯棄天常進止由已孰使毀

之小人譽之自我為之古人病諸以為大譏茂與修善由鵲之愛其子道以言之者

度遠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言太守王昱物故規素編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為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為此私家計耶規後為中郎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即戎忘身且忘之況於弟乎方殊俗越溢大為違害朝廷比辟公盱食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懾何有挾功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徒開葦何所堪施彊推轂之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為驃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去病外戚未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殺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已而形兆有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生太誓有云口口口口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口口口口自取之益嚴楊惲勳者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既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子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競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凡用弟此為故殃段氏之家宜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

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璣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璣璣十四未可見眾常稱病遣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璣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璣為軍曲侯璣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後也曾有卣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醉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孳躡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與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益如舊單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為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寬愆愆之誼亡者無顧覆之施饑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可得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為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為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載紹車後舉孝廉為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家無屋宗家猶有贏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車復表其上為其飾偽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其分之名內實十三且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兒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

此其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皞皞乃如是乎方之哀詩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凡若幻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不乘轡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日無故便去為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為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稚問將軍歎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為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覲覲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綬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况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貞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口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為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為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孰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為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卷五

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感事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耜墨翟摩頂以故踵楊朱一毛而不為于木息偃以落魏包胥重疊而存郢妻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纒惠施從車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寧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

柴趨門以避難李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桓叔方字叔遠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任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卅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詔潤為之先後叔遠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察號為名宰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見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為知名郡常欲為察授之輝耻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托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歎歎哀動左右間積四歲威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醊神坐頽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為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敏辨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饘粥不膳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起今俱旬旬號咷上闕與酹下因糊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獲以解債負土成冢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翽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翽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翽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諡太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業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志犯危難平暴亂

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帝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
矩則其孝敬則弼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父子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治覽誨人不倦矣則
其政事則施於己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況於父子敬意之至猶用夷悅況於
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為己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孽此罪人也田
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為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刎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
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孿既與知情幸有微嗣乞
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威
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刎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於
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

謹按春秋叔牙為慶父殺般聞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揆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
虐用其人石蜡惡之而厚與馬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且今二家之子
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為魏伐中山歆其子
羹父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蜀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麁猶不忍况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
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初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為太守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
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懿相授嚴旨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
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敷墳柏何若曜德玉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寶龍賴

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速即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到伯嚮盛孔叔留隨轎極乘拜即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為侍御史公車令享相口焉

謹按孝經資於父母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二事之如一禮斬良公士大夫眾生為其君乘雖見察極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懃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為孝而乘寬然要勤同儕去來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河內太守府盧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徧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疏一也祈奚稱其讐言不為詔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關門開憲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惟善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疆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為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為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為恨移書汝南論正王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况於枉尺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搆宏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李崇請乞相見願領功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

袁陳意亦非之然彈糾口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口穢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為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為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為御史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為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周旋進退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為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於四反然猶御者不為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為乘馬御訓羣駟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豈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副畎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見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子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踰太后臨朝陳實以忠見言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為鍵為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蘊藉聲價盛名之際尚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德惟裁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悔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為冀州刺史况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

史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縣車頃被疾病念存首止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卅家幸能為統
得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其卅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
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墮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
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况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
伥以年老為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樣屬大怒曰顯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為於是東閣祭酒
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為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伥曰可自力也舉為劄草
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十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
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憑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
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不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
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
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
聖思按圖書之文墜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徒舍
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匪謐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緇衣虎賁
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勅屢首務
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無疆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俵表嘉其忠諫俵目數病手能細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
詡坐上謝俵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伥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
無一言彌縫時闕又伥年且九十足以恪慎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

周舉為人謀而不思維詎臣陳起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田中文辭何為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退溫雅明主是察終為長者

蜀郡太守穎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獲貶雖自枝葉莫大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蠶蟬冷澁比如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結而密達之竟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南枝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為闕既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為哉於是是甚悅服待之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特意賞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達安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覺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為己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卷六

聲音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鼓鐃磬管簫簫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營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莖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秦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發損壽重

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狩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為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墳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為金五常為義五事為言凡歸為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凡歸為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聲綱也五行為土五常為信五事為思凡歸為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為火五常為禮五事為視凡歸為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字也物始臧宇覆之也五行為水五常為智五事為德凡歸為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謬者則其民心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電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發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

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塤一作塤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臯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民如塤如荒塤燒土也圓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篥

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鼙鼓管鼓皆四面詩云擊鼓其鍾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蕭管備舉禮樂記管添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瑟

謹按世本夙義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而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春秋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元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夫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堂无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虫

蛇伏地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滂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宮聲聞於外論語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祝

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祝止音為節書曰合止祝故笙鏞以間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萃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虛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為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為言禁也雅之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

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自感困邪禁之通也近之月居見為從客以思焉如有所窮因其道閉塞不得於
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存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
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當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
矢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怕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
若泰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為
音者岑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六侯又坎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
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為濮上音士皆
垂髮涕泣後為羽聲慷慨而索賤目髮盡上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為庸保匿作於宋子
冬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瘡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言竊言是非家人作樂
乃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愈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
亢禮以為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
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即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擊筑朴始皇不中於是

莫鬼叢書

風俗通義

六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缶宛止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今趙王鼓瑟蘭相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為趙王擊缶也

笛

謹按樂記武帝時止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一尺四十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木及巴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刻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槌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如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管二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籥

謹按周禮籥師氏掌教國子吹籥詩云以籥不僭籥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箎與池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箎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箎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管長一尺

簞

謹按禮樂記三孔簞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筠

菰

謹按漢書舊注菰吹輓也菰者懶也言其節懶威儀

菽

謹按漢書注菽菽也言其聲音菽菽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卷七

窮通

易稱蠱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置厚夫有恒者亦允鑄矣是故君子危窮而不悶勞辱而不吝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藿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遂於魯削迹於衛技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耻也

美鬼書

風俗通義

十九

若此乎顏回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吾語之于路與子貢入于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於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謹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豈是何濡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子三宿而晝出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子夫出晝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平公駕將見孟子嬖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將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為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為此懼聞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

卿

孫況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

最為老師齊尚備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賈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齊魯弱而齊疆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况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况况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因不得已乃行復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為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為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為賤也富而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况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齊問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候贏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澶曰君怨於齊

大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益馬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則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饑餓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報重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狡麗好帶長劍怯耳能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為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為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為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弱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為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直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房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屠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為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為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殊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稜瞻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宣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為尚書令失將軍染其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為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王都王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為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謂王都者禍至無曰何宜為其王乎王都

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冽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敢談同愁莫亦舉寤轉薄為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五卿三為國光鎮王都歎悔自絕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濕疝過友人鄴令謝著者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汝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為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褥手自收模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邂逅不自負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褥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體湯身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為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麤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羸瘦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作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寇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為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為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為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軍徵以非身中贓豐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為也未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狎狂堅直銀捉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杆秋相得令止傳舍解其桎梏與相見為致饋畢曰明府所在流稱令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滄為沛相斌去官乃臨中台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潁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兒客無素業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困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家在召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家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家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

車即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著深怨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與老夫何欲召陵令哉不但為諸家故耶而為小
賢子所慢孔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與以臙疾見彈埋於當世矣著
起於家為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又要不志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
其身而不遺其交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仲厥後陵遲彌已周馥伐木為鳥鳴之刺谷風有弃子之怨陳餘張耳
攜手趨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為豺虎自漢所稱王音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障其終始以交為難况容悅
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程公疾之乃書其門一
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
禮中平李廣因威歸忿非義之禮宣尼暨陳官降而復升兼濟天下唯虞卿逼於穰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盡訓
後昆昔子夏心戰則癘道勝如肥何必高祿豐費以為融懿也

風俗通義卷八

祀典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列於民者也
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
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諡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禴祭蓋重祀
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
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高夷浪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
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
本其開籍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養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為田祖
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傳氏曰共工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為后土故封為土公祀以為社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稷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疏果故立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正商以
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繒子子次睢之社司馬
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祭以為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日庚午既伯旣禱宣復殺馬以
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為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為金相也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
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戴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
報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相也

竈神 竈謂造也始創造者也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奠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衛尉銅陽侯家二凡侯牧守數十其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柳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為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戌之神為風伯故以丙戌日記於西北火勝金為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為元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元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禋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卦也土中之眾者莫若水眾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人獨稱師也丑之神為雨師故以己丑日記雨師于東北土勝水為火相也

桃梗

葦茨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去為人禍害荼與鬱壘續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茨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

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社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諷者子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糶
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為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澇水至則子殘矣曰不
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為人隆雨下澇水至洪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西塞之
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禘公患之叔孫
穆叔曰被殯而禘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之
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善文傳曰往葦有藜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被之於廟薰
以往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往葦莖者文
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令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
其口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并雞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

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

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者門雌者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實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為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

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非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之賊風者作雞散東

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之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寶主善守禦故者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禩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一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禩犬者金言禩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者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苗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降不祥取法於此也

臘

謹按韓子書山谷汲者臘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臘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租清酒百豆在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旨庚午漢家盛於牛故以牛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振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瘡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析分祉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芡芡棫樸薪之楨之周禮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楨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檐簾中居中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

秋之月

風俗通義卷九

恠神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兩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諛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為氏二世欲解淫神闔樂劫殺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營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饗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為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恠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恠為墳羊論語子不語恠力亂神故朱熹著者曰恠神也

世間多有見恠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數長如輻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王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自有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王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柳為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彬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柳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待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恠宣遂解其美譁由是瘳平宣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鬪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鬪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闥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鬪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諸反且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

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為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愾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為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復曰請為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願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懼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十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章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謹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為病者或予為營陵令以為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傅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懲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微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為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紀主者彰截數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寇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裡祀禮亦宜之於駕乘言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分拏師老器弊朝廷肝食百姓罵然禮興在有年饑則損自今聽感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

察之明為身計而後僭矢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逸道有唐居山名有神泉巫共為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文均曰眾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以牛祭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為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謫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勅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鮑陽有於田得虜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虜者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虜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恠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祀舍眾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澆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且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眾大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

翁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之

石賢士傳

謹按汝南汝陽鼓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斤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腹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刀號曰賢士輜輶擊帷帳絡繹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未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饑寒操一量不措挂柴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壙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文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舅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為審父母諸弟衰經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惘惘良久漢直乃前為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漸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予以為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取古事既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凡菜肝鱉腹尚記病人人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蒂於其曾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直為狗鼠之所為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為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脹飾聲氣孰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轅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是三四家益厭苦且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朴殺之推

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化殺之以血塗門戶然衆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遺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纒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忡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著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恠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大尉椽固陵長原武令終亨大位子條蜀郡尉威龍司徒掾凡變化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神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懼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言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脩德諸侯脩政大夫脩家士脩身乃即齋館心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糜蠶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恤國政罪二賦役重數刑罰慤尅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走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及明視之則已臭爛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炊有不清塵土投汗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驚自行火從篋鹿中起衣物燒盡而簾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孫女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三日乃於清中薰下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為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屬厭者皆亡髮矢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

美鬼書

風俗通義

二二

一端正婦人迄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更卒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樓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君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白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湏使便上未寔樓鑿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臧置壺中耳既寔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項更轉東首以笄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跌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且發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鬻令屍亡沂江而上到崆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為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為怪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遵叔高去鴈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執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十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美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乎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謹按重騎將軍巴郡馮緄鴻鄉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甯方得其

先人秘要親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為名復五年為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意威名解實應且感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號虎之勢後為屯騎校尉將作大匠行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甯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內蛇鬪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為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封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亦白光為變恠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元公祖為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壁白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子適往候之語次相吉因為說鄉人有董產與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操頭索隱窮神知化雖眩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節斥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誠有踏踏頭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姓名會富有恠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為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言也到秋節遷比行郡以金為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恠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是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為度盪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卷十

山澤

孝經曰聖不獲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而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為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

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會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潤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皇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蕩縣西方華山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宏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高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禘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知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闔天道大備嶽者埆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五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渝流互微外崦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又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乎汶遠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為四清濟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秦山西東五六里子前臨郡因待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哀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其之絕高大者為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春秋左氏傳曰轍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轍在宏農澠池縣其語曰東轍西轍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正

謹按尚書民乃降正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正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正之字二人止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正之下論語他人之賢正陵也爾雅

曰天下有名五其三在河南一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邵氏之墟墟者虛也邵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怨焉惡人存焉是以則為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為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閔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雒北芒坂即為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桓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印名之為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為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曾有秦野晉有秦陸秦有陽紆宋有五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陽燕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焦澤漢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吳蒼在虜縣東冀州曰秦陸在鉅鹿縣西北拜州曰昭餘祁在鄆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為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臧疾又曰藪之新蒸虞侯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文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沓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公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逆禽之
超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隈也
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趙
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鍾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涇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稼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
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為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為成成間廣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識

右風俗通十卷漢泰山太守汝南應劭仲遠撰按本傳云劭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內風俗通義隋志三十一卷唐志作三十卷文獻通考惟存十卷而劭自序亦祇云一卷或後人見此書散佚祇據現存成數為說并序文改之耳陳氏謂餘略見庾仲容子鈔考後漢書五行志注於董逃高臘之讖夜龍伯夏之妖引風俗通皆不見今本而廣韻及通鑑注引風俗通氏姓篇尤多則其所考見者又不止庾氏子鈔也今祇就叢書本校正其以風俗通名書說見自序不復論焉汝上王謨識